

卷之三  
新刻本  
古今圖書集成

## 第六章 梅耶塔

你，梅耶塔，开始回忆起了自己所经历的时光。

### 灯塔时光

那是在海边的海滨小镇，没有纷争，没有战乱。有的只是永不停息的海浪和一家四口挤在灯塔小屋里生活的惬意时光。你是如此的深爱你的家人，就像他们也同样如此的爱着你。

每一天，你的母亲卡罗琳女士都会在准备好温热的牛奶和松饼后，蹑手蹑脚地来到你们的房间叫尤里卡和你起床。她总是不长记性，老按着一个顺序，总是先叫你再叫尤里卡。因为你们兄妹俩是上下铺的关系，所以每当她踮脚先叫你的时候，尤里卡总会提前把头蒙在被子里。再猛地坐起来，顶着被子张牙舞爪地吓她一跳。你也总配合着他，在看到卡罗琳女士被吓得花容失色的脸后，再和他一起得意地笑出声来。

尤里卡和母亲卡罗琳都对灯塔小屋眷恋非常。一家四口永远生活在这里，似乎就是他们全部的愿望。可你知道你的父亲威尔先生似乎与他们秉持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听卡罗琳女士说起过，威尔先生不是海滨小镇的本地人，是因为遇见了她，才留在这里生活。他是一位完美的丈夫及父亲。对待卡罗琳女士时，体贴浪漫；照顾你和尤里卡时，温柔又不过于溺爱。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父亲。每当他坐在你们的床头，绘声绘色地给你讲述那些充满奇异冒险的睡前故事时，你总会这样想着。虽然他表现得很好，但你知道这是父亲牺牲自己的结果。现在的他并没有拥有他真正盼望的快乐。

夜深人静时，他总会翻出那些陈旧的建筑图纸和书籍，去到壁炉前，借着火光，怀念往昔充满梦想与激情的岁月。在餐桌上你们一家总是会有讨论不完的话题，但只有在与他谈论起建筑时，你才能透过他的双眸看到他那充满生气的完整灵魂。如果当

年他没有与卡罗琳女士相遇，现在又会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无论如何威尔先生都会和他最爱的建筑相伴吧。你一直了解父亲内心深处的渴望，所以常常会在他表现出落寞神色时，鼓励他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当威尔先生谈论起他最爱的建筑，你会反应热切，引着话题让他继续。当他一个人坐在壁炉前怀念往昔，你会悄悄走到他的背后，向他表达自己有多希望看到父亲以建筑师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的那一天。尤里卡并不理解你的举动，他和卡罗琳女士一样对灯塔小屋眷恋非常。你理解他对家庭的热爱，可更希望他能鼓起勇气，尝试接受一下新环境的影响。

那天，尤里卡躺在床上终于忍不住地向你提出了心中的疑惑：“梅耶塔，为什么你这么希望父亲离开呢？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这里不好吗？”

你不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思索了一会儿后只能将一切都如实相告：“尤里卡，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热爱这里的一切。可每当我看威尔先生时，我的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他不应该待在这里，梅耶塔！为了你最爱的家庭，梅耶塔！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无论我去到那里，做什么都能听见。一开始我也学着去忘掉它忽视它，可渐渐，我开始认同它的指令。尤里卡，这一定是命运的启示。只有我能听见不是吗？我得完成我的使命。”

一直以来你都能听见那个在耳边的低语，它明明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存在却又能牢牢掌控你的思绪，让你不得不听从它的指挥建议。尤里卡迟迟没有回话，你担心吓坏了他。

于是将被子顶在头上，悄悄地探出身子打算缓和一下这尴尬的场面。谁知道你刚探出头去，就撞上了尤里卡鬼鬼祟祟向你看过来的双眼。他来不及反应，被你直接吓得翻身跌落在了床下。“哈哈哈哈，想什么呢，我骗你呢。我就知道你会上当，让

你每次都这样吓唬卡罗琳女士。”

“我才没相信你的鬼话，刚才只不过是配合配合你。这套老把戏，怎么可能把我吓到。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去学校上课呢。”他为了掩饰自己摔跤的尴尬，赶紧拍拍屁股翻身上床，装作若无其事地躺下。你看着他滑稽的模样嘟囔了两句再没说话。

尤里卡是个非常活泼的少年，不管干什么都是一脸乐观，充满朝气。镇上没有人不喜欢他。虽然都是在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你和他却截然不同。你从小就是个有些孤僻内向的人，除了家人以外，几乎从不与外人有过多的接触。

你不喜欢这个世界，更不喜欢自己。自我厌恶和消极的情绪一直像块大石一样，紧紧压在你的胸口，让你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本来的色彩。你也羡慕尤里卡肆意洒脱的模样，却始终无法突破内心的缺口。家人们没少因为你的处境担心，可每当你鼓起勇气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时候，内心的那个声音就会再次响起：“梅耶塔，这些都是你不配拥有的东西。烂泥就应该待在黑暗里！听话，否则所有人都会因为你遭受不幸。”那个声音总是能直击你的心灵，你相信那一定是神给你的启示，所以一直都在听从它的驱使。

虽然你对自己的家人关心非常，但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小愿望。那就是米诺尔！那个传说中如乌托邦一样自由梦幻的国度。虽然你没有亲自去过那个国家，但不知道为什么当你第一次听说这个国家的时候，就莫名对那里感到向往。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有一天你们一家人能够一起去到米诺尔生活。你相信那里一定充满了所有你期待的美好。不过遗憾的是，不管是尤里卡、卡罗琳还是威尔，周围与你亲近的人似乎都对米诺尔并不感冒。他们甚至不愿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乐园存在。你无法向他们证明，但也依然在他们的质疑中坚定自己的信仰。

你的家庭其实和普通的有着单一信仰的家庭有所不同。卡罗琳女士是雅各人，信

奉的是圣主。威尔先生则是位乌尔达人，有着自己的信仰。不过好在他们尊重彼此的信仰，所以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阻碍，反倒是顺利的结合在了一起。在小的时候，经过他们的和平商讨，最后决定让你和尤里卡在乌尔达教受洗。卡罗琳女士认为只要是导人向善，那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夜晚，威尔先生和卡罗琳女士似乎终于达成了共识。他们诚恳地向你和尤里卡征求意见。他们想要离开海滨小镇，换一个全新的地方生活。威尔先生想要重拾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而卡罗琳女士则希望走出儿时的阴影，尝试着去到海滨以外的地方生活。他们的目光闪烁又坚定，你深知他们迈出这一步有多么的不容易，在一旁激动得不像样子，只有尤里卡有些奇怪。

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异常。卡罗琳女士还是那么善解人意：“尤里卡，不要担心。这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决定，你的意见非常重要。我们永远不会忽视任何一位家庭成员的感受，你可以说出你最真实的想法。”餐桌上烛火摇曳，倒映在你最爱的这三个人的眼中。尤里卡忽然望向威尔：“您能向我保证吗？保证不管去到哪里，我们一家人永远也不要分开？”

威尔先生放下了手中的刀叉，认真地直视着尤里卡的双眼，然后伸出一只手握成拳状。你看着他先竖起了四根手指，然后一根一根地将它们弯曲收束。“尤里卡，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人生永远不会事事顺畅，我们会分别走散于不同的街角……”

然后他又一根一根地将四根手指束起。“不过请相信，终有一日我们会在生命长河的尽头再回到彼此的怀抱。”

或许是威尔的话语给了尤里卡打开心门的勇气。最后，他也同意大家一起离开的决定。“那么告诉我，你的计划吧？威尔先生……”

### 学校生活

你们跟随着威尔搬到了他的家乡都城居住。离开海滨小镇后，威尔很快就和以前的工作伙伴们取得了联系，立刻就投身于他挚爱的建筑设计的工作当中。

时间从不会埋没天才，那些压抑天性的岁月，都转化成了他无尽的创造能力。很快，他就在建筑界崭露头角，获得了一众名流绅士们的喜爱。世人都知晓了他的名字，天才建筑师——威尔。你非常为他感到骄傲。看着他那满足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你一时间百感交集，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无数夜里他俯身制图的场景，好像一切的压抑难过都在此刻得到了释放。

生活安顿后，威尔让你和尤里卡转学来到了都城的一所综合性学校读书。尤里卡凭着自己的性格优势很快就和所有人打成了一片，而你依旧默默缩在自己的龟壳里和所有人保持着最安全的距离。一个女孩的出现，忽然打破了它一直以来给你的束缚。那是你的新同学，一个和你同龄叫乔安娜的姑娘。

当你在学校看到她的第一眼，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就让你忍不住地想要主动靠近。那个声音也一反常态地鼓励你：“梅耶塔，她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好好照顾她。”虽然这次终于得到了神明的许可，可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你，依旧不敢迈出主动的步伐。还是在一次意外发生后，你们的关系才从普通同学有了进一步的转化。

在一天的课后，你本来已经和尤里卡离开了学校，可是因为忘了东西又临时折返回了教室。还没走到教室门口，一些刺耳的嬉笑就传进了你的耳朵。几个爱嚼舌根的同学在教室里，嘲笑挖苦你的孤僻，言语间满是不屑和轻蔑。其实因为自己的性格所遭受的调笑已经不止一次，好在每每都有尤里卡为你出头撑腰。这一次，你独自一人直面这样的调笑，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只能呆立在原地。当他们甚至开始用难听的脏话辱骂你及你的家人，乔安娜的声音忽然响起，她似乎向那群人扔了个什么东西。重物的落地声，瞬间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言语间攻击的对象也从你变成了乔安娜。

不要看他们刚才说得起劲，可对上乔安娜竟一下子就败下阵来。没几个来回，他们就被乔安娜数落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从前门离开了是非之地。你从后门进去，看见乔安娜正埋头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丝毫没有注意自己刚刚扔出去的课本还躺在地板上。于是你将它拾起，终于鼓起了勇气走上前去：“你，你的东西忘记了。”

从那天过后，你开始主动地和她亲近。她本就性格爽朗大方，交流下来又发现两人出奇的投机，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你发现自己与她十分的不同。可能被父母照顾得很好的缘故，她的性格虽然骄纵了些，但非常坚强开朗。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率直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与看法。看向她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看世界上的一个完全相反的你。她眼里的光彩和骄傲都让你向往。

尤里卡还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他叫卢卡斯，是乌尔达人。因为他是与你们同时期转入学校的关系，尤里卡很快就和他成为了好友。后来你听学校的其他人说起过，他的家庭似乎并不幸福，父亲好像是个种族主义者，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乔安娜尤其地不喜欢他。

无论是威尔先生的事业，还是你们家族的全新生活，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向着你希望的方向走去。生活擅长如此，悲剧来临前总会给你一些甜头，当你沉迷其中，再给你当头棒喝。

### 巨变

在新任元首的号召下，街道上抵制雅各人的声音愈发强烈。那些政客们，党卫军们四处宣扬，乌尔达人才是高贵的民族，拥有最为纯净的血统。而雅各人只不过是靠偷盗欺诈苟活的低劣民族。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参与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被政府用军队镇压。明事理的大人物为雅各民族发声，却一个

接一个地死于意外。

每一天，他们都在不断颁布着各项限制雅各人权利的禁令。从公共场所划分出雅各人与其他种族的分区，到雅各人就算有钱也不能购买任何商品。时局不见缓和，反而更加紧张。不管是学校里的雅各裔同学还是你们最爱的母亲卡罗琳女士，大家都遑遑不可终日。为了安全考虑，威尔先生建议卡罗琳女士，最近不要外出，先在家里避避风头。同时叮嘱你和梅耶塔，绝对不要将卡罗琳女士是雅各人的事情对外传播。不过好在你们一家才搬来不久，周围几乎没有人知道卡罗琳女士是雅各人的身份，危险暂时离你们还有一段距离。

可其他一直光明正大地以雅各民族身份生活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党卫君已经开始挨家挨户的闯进雅各人的屋子，以神的名义公然掠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为了笼络人心，党卫军们将他们所收刮来的雅各人的钱财分给别的公民。人性卑劣至极，禁不起一丝一毫的试探，那些昔日与雅各人称兄道弟的人们，忽然间就换了一副面孔，坚定不移地相信雅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等的种族，所有的不幸都是由他们引起。

学校里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他们团结在了一起，自发结成了童子军，专以欺负雅各裔的孩子们为乐。每次你看他们时都会感到害怕，明明是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每当他们看向雅各裔同学眼神中仅只剩下了轻蔑和疯狂。幸运的是，也有许多和你们一样清醒的人。为了保护平白无故遭受苦难的雅各裔同学，大家自发地跟在他们的身旁，尽量让他们不要因为落单而受到攻击。每天在学校，你都和尤里卡轮流守候在乔安娜的身边。当时她瑟瑟发抖的恐惧，始终让你难忘。夜晚回到家里，你们都会和威尔先生串通好各种局势渐好的虚假苗头，哄骗卡罗琳女士安心。外面的局势，不是你们能够左右。但眼前的东西，你还是希望能够用尽全力去保护珍惜。

不管你们如何真诚地向上帝祷告，祈祷危机快点结束，他都像听不见一样，事件

依然向着最疯狂的方向发展而去。党卫军们对雅各人的迫害已经到了残酷无比的地步。学生们被勒令退学，成年人们被辞退工作，没收私人财产。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像牲口一样随意发配使用。你想起了校长曾在开学典礼上所告诉你们的平等互爱，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可笑。

由于卡罗琳女士长时间的闭门不出，渐渐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怀疑。她时常试探性地问威尔一些关于他太太的各种问题。这让威尔非常担心，若是她去到党卫军的办事处举报。那你们一家恐怕都会被送往集中营。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因为你和尤里卡没有乌尔达的出生证明，被勒令要求拿出父母的身份信息用作检查。虽然已经将威尔的递交了过去，但学校依旧逼得很紧。每每盘问起母亲，你和尤里卡都只能以忘带了糊弄过去。

卢卡斯也在这个时候，站在了乌尔达人的阵营，虽然不会主动欺负雅各人，但渐渐地与尤里卡分道扬镳。

威尔本想带着你们一家四口搬回海滨的灯塔小屋。但又因为政策的收紧，让这个方法直接宣告流产。为了保护卡罗琳，威尔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为她找来了一个更改身份的方式。虽然她是纯正的雅各血统，但却不是典型的雅各长相。从外貌上来看，几乎与乌尔达人没有差异。一位隔壁城市的善良女士格蕾特愿意慷慨相助。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卡罗琳只需要注意不去几个特殊场所，就能摇身一变，从此以格蕾特这个纯正的乌尔达的身份面对众人。所有人都希望卡罗琳女士能够听取威尔的建议。但她身为雅各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为了生存，背弃耶和华，放下民族的荣誉。

这天晚上，你和尤里卡以及威尔依旧趁着卡罗琳睡着，交流完各自的这几日的心路历程后，开始串通起明天要骗她的话术。

就在你们还准备和威尔闲聊几句，缓解一下现在严肃的气氛时，身后门框上忽然传来的敲击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你们三人齐刷刷地转过头去，卡罗琳女士正依着门框直勾勾地盯着你们：“威尔，就按你说的办吧。明天我们就去申领证件。以后要叫我格蕾特，可千万不要忘记。”

卡罗琳女士的妥协换回来你们家片刻的喘息。在你以为你们只需要这样一直坚持到曙光来临时，威尔先生似乎又有了新的决定。他和卡罗琳女士，不对，是格蕾特女士，决定去接受党卫军的聘用，去到其他城市工作。并且他们决定要将你们留在都城。

这是这么久以来，他们第一次不征求你和尤里卡的意见。也是这么久以来，你第一次见尤里卡如此生气地朝着他们俩发火：“威尔，你就是个骗子！你现在要抛下我们，抛下我和梅耶塔。”

格蕾特女士赶紧上前拦住暴怒的尤里卡：“尤里卡，相信你的父亲，我们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等事情结束，我们就会来接你和梅耶塔。我们回到灯塔小屋，像从前一样。”

威尔缓步上前，松开格蕾特环抱着尤里卡的手：“是的，尤里卡。我答应过你，我们不会分开。但我也答应过你别的，你还记得吗？现在，我需要一件一件地履行我对你的承诺。那件事太沉重了，你知道的。我们得先把家里的事情放下。现在，先帮我照顾好梅耶塔好吗？等一切回到原来的模样，我们就回家。”威尔弯下腰，认真地直视着尤里卡的双眼，然后伸出手竖起了四根手指，向摇晃他示意。尤里卡似乎读懂了威尔的想要表达的含义，不再吵闹。

你不舍与他们分离，更不相信威尔会真的为党卫军工作。他们的离开一定是另有隐情，在他们登上火车之际，你鼓起勇气冲上前去抱住了威尔。贴在他的耳边专门对他轻声说到：“我相信你，威尔。”最后，你们目送威尔和格蕾特登上了离开的火车。

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格蕾特女士与威尔先生。

### 反抗军

和平日一样，你和尤里卡去到乔安娜的家探望。刚走到门口，你们就发现了不对劲。大门敞开着，一个人也没有。乔安娜和她的母亲不见了！你和尤里卡疯了似的去敲响她邻居们的房门，挨个询问着她们母女俩的下落。一连问了好久，最后还是一个老太太看你们可怜悄悄告诉你们。在今天早上，乔安娜和她的母亲被党卫军抓上了一辆货车。车厢里挤满了像她们一样的雅各裔妇女。不过那辆车具体开到了哪里？她并不清楚。这个消息让你感到一阵眩晕，因为听威尔所说，党卫军们在各地都修建了巨大的集中营。那里的烟囱 24 小时不停，排放的都是因为焚烧被抓捕的雅各人所产生的滚滚浓烟。

你是如此渺小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在心里祈祷，那辆车千万不要是开往集中营的方向。尤里卡的难过与你应该分毫不差，你们在知道这个噩耗后，两人都不再言语，彼此静默地回到了家。

乔安娜被抓不久后，你和尤里卡决定为彻底的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们加入了反抗军的部队，。并在一起参与训练后，正式成为了反抗军的一员。尤里卡最先完成所有的训练，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中证明了自己。

在等待许久后，你终于迎来了属于你的第一次行动。你需要去到边塞的一个小镇将情报人员收集到的重要情报带回到基地。可能是经验不足，你的第一次行动就以失败告终。党卫军将你抓捕并对你进行了极为残忍的拷问。所幸你都一一承受下来，没有将重要信息向他们吐露半句。为了继续消磨你的意志，他们将你送入了集中营当中。

那是你第一次去到那么恐怖的地方，所有的“奴隶”们仅仅依靠那少的可怜的食物提供能量，就要没日没夜地疯狂劳作。若是你有一点做得不如他们心意就会把你送

往毒气室、焚烧室等各种地方进行恐怖的人体实验。在一次劳作的过程中，你终于体力不支。在倒下的瞬间。一个叫吉拉的雅各妇人及时出现，上前扶住了你并帮你完成了当天剩余的劳作，才让你勉强保住了性命。你感激她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向你伸出援手，便主动与她接近。后来你们成为了营里的朋友，常常互相帮助对方度过难关。高压的环境让人疯狂，也让人脆弱。她渐渐对你敞开了心扉，在夜里饿得睡不着觉时，会悄悄对你说各种自己从未对外人透露的心事。原来她已经是一位母亲，有着让人惋惜的命运。你多希望可以帮她摆脱命运的捉弄，可是无奈自己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你无比的怀念一家四口住在灯塔小屋里的安稳岁月。那个时候你还小小年纪，你们一家人常围坐在壁炉前嬉戏聊天。大家会卖力地在地毯上模仿各种可爱动物。尤里卡活灵活现的模样总会让你咯咯咯地笑个不停。一次美术课，你还画了一幅画。上面有驯鹿妈妈、北极熊爸爸、老虎哥哥、还有小猪梅耶塔，四个人正幸福的抱在一起。大家都特别喜欢你的作品，最后将它挂在了灯塔小屋的玄关上。只有回忆这温馨往昔的时候，才能让你暂时忘记眼前的煎熬。

### 八角馆

后来你们被送入了一个叫做八角馆的建筑。你以前就曾听说塔罗斯保卫队最高负责人托马斯在八角馆中进行杀戮游戏。具体的游戏过程你并不清楚，只知道每次游戏结束时，都会有一个房间中的人被永远地留在八角馆当中。所以从进入八角馆开始，你就一直在细心地留意周遭的环境。你发现在大家站位时，托马斯悄悄取下了挂在整个八角馆最东边房间门口的钥匙。党卫军已经开始分配起了大家的房间。很不幸吉拉被分配到了那个最东边的房间。你不忍就这样看着吉拉送死，于是主动站了出来与吉拉悄悄交换了分配的房间。分别时，你拥抱了吉拉，并委婉地与她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可没想到的是，当你和其他所有雅各人一起被绑住手脚、遮住眼睛送入房间安静等待

后。托马斯却打不开你所在的房间大门。最终托马斯打开的是你原本所在的房间的大门。吉拉成为了杀戮游戏的目标。你的好心无意将吉拉送往了地狱。你无法想象吉拉在当中遭受了怎样非人的磨难，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心底的声音再次响起，它的预言从不出错，不能随便接近任何人，不然只会给别人带来不幸。

杀戮游戏结束后，你又被送回集中营生活，失去了吉拉，集中营中的生活变得更加黑暗。

### 再遇卢卡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党卫军忽然将你调出了集中营，还找了一支小队要将你专程护送到都城去，小队中有一个人你曾经认识，他就是尤里卡的朋友卢卡斯。不过因为你们从前不算熟悉，所以就算认出来对方，也默契地没有说过一句话。押送的党卫小队似乎对你很不满，一点小事就能引来一顿责骂。在一次用餐过程中，你不小心将食物掉在了地上，彻底激起了他们的怒火。像终于找到了由头一般，他们瞬间站起将你团团围住，并逐渐逼向了角落。有人掏出了皮鞭，正跃跃欲试地摇晃着。你惊恐地贴住石墙，眼睁睁地看着他将皮鞭向你甩来。剧烈的疼痛在你的皮肤上绽出一道清晰分明的血痕。

你捂住伤口，就在你等待鞭子下一次落下时，卢卡斯忽然挡在你的身前，用把你伤过了无法向上级负责的理由，为你化解了此次的危机。刚才还叫嚣的人似乎很吃这一套，瞬间就失去了刚才耀武扬威的模样。最后在他的强硬态度下，别的人放弃了对你的鞭打，乖乖回到了本该在的位置。从那天以后，你就开始留意起这名党卫军来。

在一天夜里，突发的枪响声猛地将所有人都惊醒。是反抗军的人来救你了吗？你们四散逃窜，最后居然只剩下了你和卢卡斯两个人。

你望着卢卡斯慌乱的模样，一点都不像一个训练有数的士兵，带着镣铐的你第一

次主动开口对他说话：“就这些你就怕了吗？”他的情绪本就还没有从刚才的慌乱中抽离，面对你的嘲讽瞬间被激怒到了极点，紧拽着镣铐的另一端恶狠狠地说到：“你不过是个囚犯，就算只剩我一个人，我也会把你送往都城。不管你说些什么，也跑不掉的。”

你看他真的动气，也不再言语。待他缓过来后，两人又开始向都城缓慢前进。你知道反抗军的目标是自己，他们上次袭击没有找到人，更不会轻易离去。卢卡斯为了确保将你送到都城，决定带着你走了另一条虽然远但更为隐蔽的小径。

因为只有你们二人的缘故，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自然比之前多了许多。所有的口粮都在逃窜的过程中遗失，这里又是荒郊野外，连基础的食物都需要你们自己搞定。你们达成了合作，你的水性很好负责捕鱼，他则在山林的高处采集野果，两人合力勉强还能一边赶路一边生存下去。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你们两人相处时的氛围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除了合作时以外，大多数的时间里你们都默契的沉默着。为了打发时间，每天晚上他都会掏出小时候他母亲送他的口琴练习。你从未有发表过任何对他演奏的评价，每次都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望着皎洁的月光，你心中竟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不知道为什么，他总给你一种熟悉的感觉。每当看到他对你绅士的模样，你都忍不住的想象若两人不是所属对立的阵营，是不是也有机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在一次下水捕鱼的过程中，一个有毒的植物划破了卢卡斯的指腹。是神经毒素，会让他陷入短暂的昏迷但不会殃及性命。麻痹的感觉很快遍布他的全身。他挣扎着游回水面，却控制不住身体栽倒在了岸边。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就两眼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你看着他这副模样，赶紧摸出他将你拴在树上用的钥匙，恢复自己的自由，准备逃跑。可没走出两步，你又忍不住地担心他中毒的安全

问题。一想到他也没做过什么实质上的坏事，甚至还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过援手。最终你又折返回来他所处的位置。在为他找来草药解毒脱离了生命危险后，他又陷入了发热的并发症中。你担心他出意外，把自己的外套也披在他的身上。

没想到的是他手臂上的胎记竟意外向你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就是吉拉——那个让你感到万分愧疚的人的孩子。当时吉拉曾告诉过你，自己有一个叫贾斯汀的孩子，他的手腕上有一个少见的圆形胎记。和你一样是一半雅各血统一边乌尔达人血统。她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可是那个时候的她太过无知，认为丈夫才是自己的全部。可惜，她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好人，常常会对她拳脚相向。贾斯汀曾鼓起勇气劝她逃跑，却被她的偏执所深深伤害。那个孩子慢慢和她开始疏远，她想要挽回却找不到任何的办法。

后来，孩子的父亲终于愿意关爱这个孩子，她高兴极了。就算是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一起伤害她，她也毫无怨言。局势紧张起来，她也每天担惊受怕，生怕哪天被发现了会影响到贾斯汀的生活。在一个工作日，党卫军们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前。她就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他们查出了她的身份，就会很容易就能找出贾斯汀顶替卢卡斯的蛛丝马迹。她现在还有机会逃走，可孩子没有。就在她纠结犹豫之际，贾斯汀刚好放学回到了家。为了落实孩子的身份，她灵机一动，放弃了最后的逃走机会，拿起了手边的水果刀狠狠地向着贾斯汀划了过去。一边划还一边在嘴里刻意念到：“卢卡斯，我就是死也要拉你下地狱，去给贾斯汀陪葬！”她知道周围全是训练有素的党卫军，这样的行动不会真的伤害到孩子。

当刀划过孩子腹部的一刹那，她就被党卫军们死死扣押在了地上。太好了，太好了，这样一来贾斯汀就永远安全了。当她的脸被压在冰凉的地面上时，心却暖了起来。她知道自己会面临世界上最残酷的一切，可只要贾斯汀平安就好。

你看着贾斯汀因为发热而呼吸局促的脸，忍不住地悲从中来。原来是上天要给你弥补吉拉的机会。你放弃了逃走的计划，安静地在贾斯汀的旁边一直守候了整夜，这一次你绝对不会再让他有任何的意外。一直到他的高烧退却，你才忍着身体的疲惫与饥寒进入了短暂的睡眠。你做了一个梦，一个无比真实的梦境。

### 迷途之梦

在梦里，你正身处在一座名为八角馆的奇妙建筑当中。经过一轮疯狂的杀戮游戏，副官托马斯将你带进了一间审讯室关了起来。一段时间后，几位专门负责审讯的党卫军来到了房间里。他们将你绑在了立柱上，稍不留情地对你施行各种酷刑。鞭子、烙印，雪白的皮肤很快就被他们糟蹋得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他们想要从你的嘴里问出关于反抗军的军事信息。你不肯向他们低头求饶，更不肯对他们的问询透露半句。于是被他们折磨得活活疼晕了过去。在被用凉水泼醒后，他们又开始用钳子一个一个地拔下你的指甲，随着手指渐渐变得血肉模糊，整个牢房都回荡着你凄厉的惨叫声。你的体力越来越差，眼前的一切也渐渐黑暗。

### 吉拉

再次醒来的时候，贾斯汀已经好转，忍不住地向你发问。

“梅耶塔，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是党卫军，你最恨的人不是吗？”是的，在他失去意识的时间里，你本有无数种方式将他置于死地。

“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之前你救过我，这次就当是还给你了。”你知道他现在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叹了口气，一边回答一边摆弄扔在脚边的镣铐。谁知道贾斯汀忽然抢过了你手中的镣铐，并远远地扔在了树丛中。“你自由了，梅耶塔。”你一脸惊讶地盯着他。“我说，你自由了，梅耶塔！快离开吧！”你终于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半信半疑地向着与都城相反的方向退去。一步，两步，最后你终于回过了

头，安心将后背留给他。一边跑一边向他告别：“再见，贾斯汀！”

后来，你平安回到反抗军的军营当中并意外发现，反抗军救下的一批雅各俘虏中有吉拉的身影。她没有死，只是已经被恶魔般的实验折磨得不像样子。她的脸上像是被什么腐蚀性的液体侵蚀过一样，留下了许多可怕的疤痕。意识也不太清晰，嘴角和身体还抽搐个不停。你一直照料她的生活起居，终于听懂了她一直在絮叨个不停的话语，贾斯汀，她还在思念她的儿子。营里的医生的告诉你，她的情况已经撑不了几天了。

你想为她实现最后的心愿，于是拜托了靠近都城的反抗军，说什么也要在贾斯汀回都城的道路上，将他拦截下来并带回反抗军的军营。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情愿，但听到他主动放了你一条生路，便答应了你的请求。

这一次见面，你将一切都对他坦诚相告。几天后，反抗军截下了贾斯汀，并将他带回军营。你领他去看他的母亲，并告诉了他你所知道的一切。在最后见到吉拉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忍住，崩溃地在母亲面前嚎啕大哭。看着这母子俩的遭遇你内疚不已，“对不起，对不起，贾斯汀。”

他的情绪渐渐由崩溃转为平静，最后缓缓将怀中的吉拉又轻轻放回床上。然后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一样转过头对你说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错的是我。是我如此混沌分辨不清方向，竟然加入了这样残忍的组织。该忏悔该道歉的，都应该是我。”你望着他的模样，一时间竟什么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贾斯汀留在了反抗军的军营中。在大家的影响之下，慢慢了解到雅各人的历史，了解到真实的没有恶意曲解的雅各民族，逐渐纠正了自己曾经的错误观念，并希望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在他的不断请求之下，最终成功加入了反抗军和你一起为了实现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不断提供自己的力量。

## 尤里卡与卡罗琳

一直到很久之后，贾斯汀才鼓起勇气告诉了你一个让人绝望的信息。你的哥哥尤里卡在你还被关在集中营里时，就已经因为要救乔安娜丢掉了性命。那段日子，威尔和格蕾特也已经许久不曾与你有过联系。

不好的消息终于在担忧中传来。反抗军和党卫军在南部的混战中出现了失误，大批反抗军的内部成员撤军不及时造成了重大伤亡。报纸上的照片，全是死在战场上的反抗军的尸体。曾经鲜活的生命，在这一刻瞬间就变得像仓库里存放的提线木偶一般，层层叠叠地挤压在了一起。在人群的中央，你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格蕾特女士。她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的光彩，身体以一种极为扭曲的方式和大家“摆放”在了一起。

你的母亲，为了她民族的荣誉，光荣地死在了战场。你的哥哥尤里卡为了践行自己心中的正义死在了党卫军的枪下，而你的父亲威尔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除了家中留下的一些奇怪的建筑手稿，再也找不到任何的踪迹。你的家人一个接一个离去让你备受打击。幸好有贾斯汀的陪伴鼓励，才让你勉强走出阴影。

## 塞瓦林群岛

一个神秘的人物马丁内斯忽然出现，他以预知未来的能力扬名于整个布鲁日大陆。为了他神奇的能力，党卫军和反抗军甚至都向他递出了代表友好的橄榄枝。

几天后，你收到了马丁内斯的邀请函。抱着复杂的心情，你来到了塞瓦林群岛。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 橘王馆之谜

在书灵的授意下，你与5号候选人“倒吊人”开始向其他候选人分享他们这三日的经历。

(以下为你的视角经历)

今天的风浪很大，整个小船都在风雨里飘摇。你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航行体验，强烈的眩晕感让你不适，一个人撑着栏杆在甲板上吐过几回后，才踉跄着走回了船舱里。距离航程还有一个小时，和你同行的是一名年轻男子，佩戴着牌面是“倒吊人”的面具，船员告诉你们，这三组探险家分别前往了航程一个小时，位于东部、西部与南部的一个小岛，你们此次调查的重点便是西岛。

但是由于特殊的意外，你们的船只在航行的过程中突然改变了航向，去往了南岛。你见那船员对这附近颇为了解，便向他打听关于“惊奇馆”的下落，他告知他在这个塞瓦林群岛的海域工作很多年了，从未听过有什么“惊奇馆”。航行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你们到达了南岛，一名自称是南岛管家的人将你们接到了橘王馆，南岛管家与你们寒暄一阵，告诉你们可以住进橘王馆，在橘王馆中寻找“惊奇馆”相关的线索。

你们与那名男子走进了橘王馆，橘王馆为一个环状建筑，大约有6米高。橘王馆内部有两层楼，一楼为藏书展厅，二楼是客房。环形建筑的中心是一大片草坪，草坪形似一个半径20米的圆。草坪中间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焚烧炉，南岛的管家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这个馆中自由活动，藏书也可以自由翻阅，不过这个馆每到晚上22:00就会自动闭馆，所有的门都没有办法打开，直到早上12:30才会解锁。

天色已晚，你与候选人“倒吊人”各自选择了一个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8:30，你来到一楼的藏书厅，查看是否有有关“惊奇馆”的资料，但

无奈你查看了许久，一无所获。就在你即将放弃之时，一份资料吸引了你的注意，有关于马丁内斯。

对于马丁内斯这个人，资料甚少，各位情报探员去调查他往往一无所获，只有一名优秀的乌尔达的特工曾经接近过他，在他的身上放了一个定位追踪器，且这个追踪器在三日之内绝对摘不下来。然而就在这个特工连夜盯着显示器追踪马丁内斯的时候，马丁内斯突然消失了，特工扫描了整个城市，都没有发现马丁内斯的踪迹，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正当你看得出神时，候选人“倒吊人”从藏书厅里离开，你才察觉到他在藏书厅已经待了很久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到重要情报。不知怎么的，他总给你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回到房间后，你根本无法入睡，回想起白天所看到的那份资料，总觉得有一些在意。你走到窗前，此时已经凌晨00: 00外面开始下起了雪。

次日早上12: 40，你从房间里醒来，外面的雪已经停了，你想去藏书厅，想要继续查看资料，看一看是否有新的线索。正当你打算穿过雪地的过程中，你好像在垃圾焚烧炉里看到了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具焦尸。

垃圾焚烧炉里有一个书签，居然是金色的，不知道这个代表了什么特殊的作用，连焚烧炉的大火都没法将其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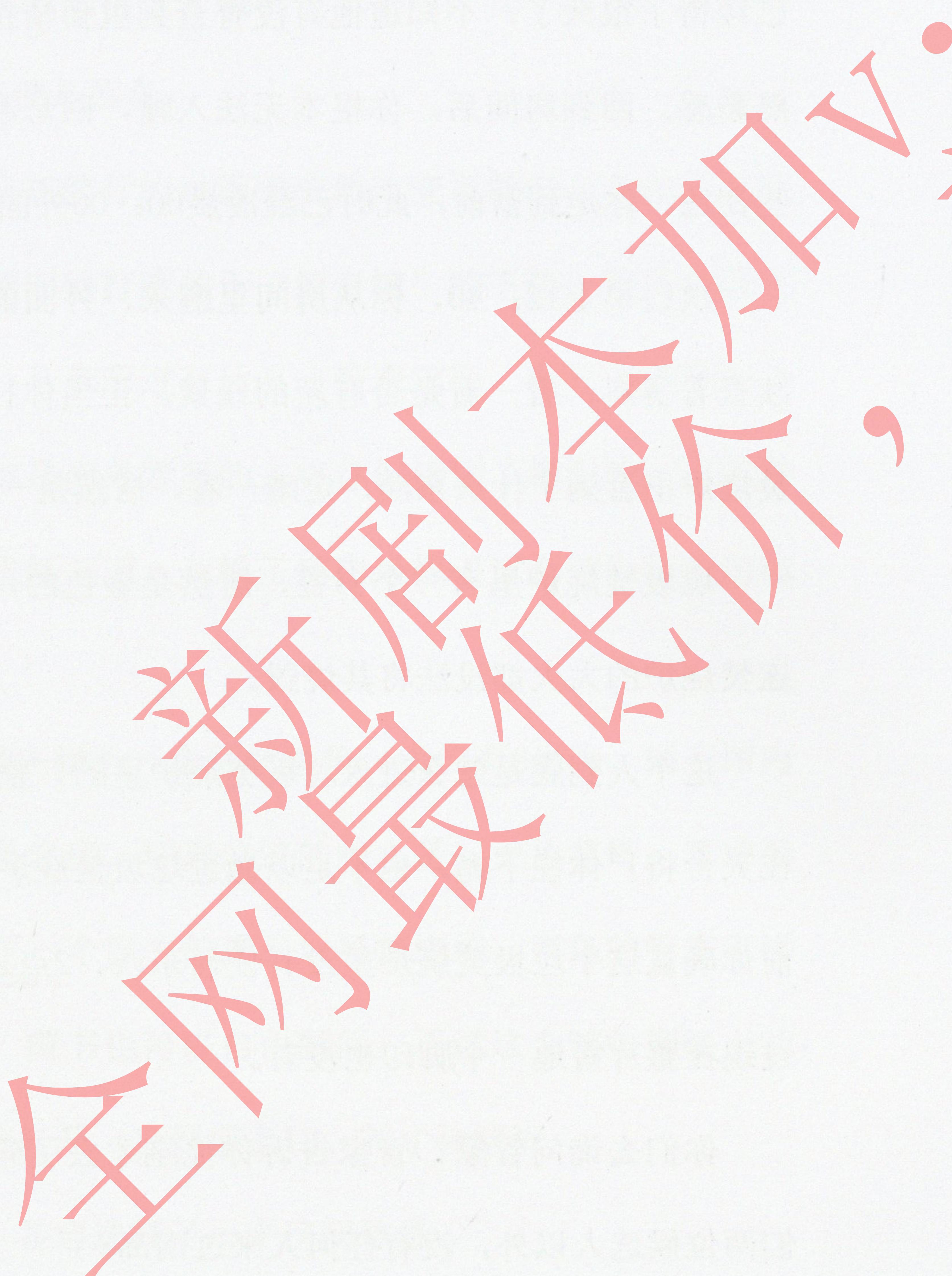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进入垃圾焚烧炉里的？整个橘王馆的天台不过才6米，就算是站在天台将尸体往下抛，也不足以抛进垃圾焚烧炉里。昨晚00: 00到2: 00下雪，而两点前你确认这个垃圾焚烧炉里没有任何东西。2点之后，走向焚烧炉必然会留下脚印，不过现在整片雪地一个脚印也没有。

你们去询问管家，管家告诉你他刚才去了码头查看航行记录，发现这三天除了你们两位候选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来过南岛。

大约13: 30，党卫军的人来到了橘王馆，根据马丁内斯的指示，若是“考验”过程中出了任何意外，都要将那组候选人带回中心岛的八角馆。于是你们被党卫军送回了八角馆。

当你回到八角馆后，管家将你和候选人“倒吊人”带回了会议室，你发现会议室里还有四个候选人和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男人。

**任务：**查清楚焦尸的身份，破解焦尸为何出现在这。



新嘉坡  
水印  
6616